长安画派风云录

和 谷

于无声处听惊雷。来自西北的一个不起眼的画展，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新颖的时代气息，立马在缤纷的中国美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

1961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名为“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在北京刚刚落成的中国美术馆展出。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赵望云，委托选出作品参与画展。

中国美协西安分会筹办的这个习作展，共展出了一百多幅作品，石鲁五十幅，赵望云十四幅，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各二十幅，李梓盛十幅。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刊文，惊呼出现了一个长安新画。画家张仃称之为长安画派，华君武称之为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派、窑洞画派的，之后趋于统称为长安画派。习作展又到上海等地巡展，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观众对其画风褒贬不一，王朝闻、叶浅予、潘天寿予以肯定。意想不到，一次司空见惯的国画习作展，日后竟然成为中国美术界现代艺术史上的大事件。由此，随着社会发展与艺术思潮的嬗变，长安画派叫得越来越响亮，回荡在瞬息万变的时光隧道里。

赵望云从新中国建立起，一边投身西北文化文物抢救保护组织管理工作，殚精竭虑，为碑林、半坡、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的遗物传承作出了贡献，同时团结一大批画家创作出了反映时代革新的现实主义作品。西安美协国画习作，也便应运而生，大放光彩。

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其代表作品有石鲁《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赵望云《深入秦岭》，何海霞《西坡烟雨》，方济众《江村雪后》，李梓盛《延安风景》，康师尧的花鸟画，达百幅之多。画作之独具风采，精美绝伦，具备震动画坛的品质，被誉为长安画派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个人开画展是一个人的肖像，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一个群体形象，把一群人的画合起来是一件大作品。在看到艺术家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时代对艺术家的呼唤，也把长安艺术的天空照亮了。

西安美协习作展在北京展出，为陕西美术蹚了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继之薪火不息。其艺术生命源于西部的自然人文风貌、红色圣地延安的革命精神及古长安文化优秀传统遗产的滋养。“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以浑朴、厚重、新颖、崎岖的西北风貌及个性化的精神指向，将中国画从传统形态推向现代形态。

长安画派，由此列入中国近现代五大画派之一。京津画派、海上画派、金陵画派、长安画派、岭南画派，成为学术界及辞书家们的画坛权威界定用语。

在中外艺术史上，一个画派的取名，大致依照两个原则：或按画家活动的地区，或按艺术表现的特点。前者，如中国古代的吴门派、娄东派、新安派、虞山派、浙派、金陵派、扬州派，近代的海派，现代的江苏派、长安派等。外国的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巴黎画派等。后者，如中国的没骨派、米家山水，外国的印象派、点彩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派、表现派等。

除此以外，有的还以画家群体的某种特点得名，如中国的文人画派、外国的巡回展览会派等。至于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南派、北派之分则比较特殊，它既与佛教的禅宗分派有关，亦与中国南北地质环境、气候特征的差异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真正意义上形成的画派，常常说三足鼎立，即金陵画派、岭南画派、长安画派。而长安画派有别于清末民国的笔墨家们，基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个惊艳的艺术现象，可谓高山景行，形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高峰。

赵望云的开创性探索，是将西画的写生方法与笔墨语言相结合，将中国画带入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境地，为长安画派的诞生做了最为重要的艺术准备。他的一组十幅《采桑图》描写的是农民，把新中国成立后那种崭新的生活，带给人们的喜悦和对劳动的热爱表现得格外真挚。而这种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几乎贯穿了赵望云的整个艺术生涯，且让画坛耳目一新，这种直面现实的笔墨精神在同期画家中是比较少见的。

赵望云1963年创作的《水库区速写》，上端留白不多，使人感到一幅农村建设的繁忙景象。其深邃的内涵意蕴，不仅成为长安画派的情感基调，甚至成为以后表现这片土地的一个永恒的艺术参照。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很少有哪部作品比石鲁的《转战陕北》对中国革命历史反映得更为深刻。这幅画作，气场宏大，人物似乎很小，在苍茫的像大海一样的群山怀抱中，人民领袖气定神闲，对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胸有成竹，表现了一种气魄和胸怀，有一种持久的历史穿透力。尽管群山布满整个画面，可第一眼看到的是领袖，一代大师的这种构图的确不是凡夫俗子所能认识到的。

石鲁的画作《东渡》，画幅只展现了半条船，遗憾的是原作不见了。石鲁说，我尽管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东渡，但是我当年也到了黄河边，参与了伟大的战役。所以他笔下的东渡气势磅礴，面对惊涛骇浪，画中人物都在奋力拼搏横渡黄河。

何海霞创作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表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而昂扬的气势，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行进在苍茫的群山之间，大山拥抱了队伍，队伍依赖着大山，画面涌动的是一种生命气象。

长安画派笔墨语言的创新，就色彩而言表现在赵望云身上，就笔墨而言主要集中在石鲁身上。赵望云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喜爱的美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色彩。他在研究大西北绘画的时候，发现用赭石为主的泥土色调，可以较好地表现苍茫和深厚，所以他的画作喜欢铺染赭石类的颜色，令人直感到黄土地的悠远和厚重。

纵观石鲁的作品，笔墨语言则非常粗犷，是多种皴法并用，显得苍劲挺拔，将长安画派的艺术成就推到了巅峰。曾有人批判石鲁画作：野、怪、乱、黑。石鲁用诗回应道：

人骂我野我更野，搜尽平凡创奇迹。
人责我怪我更怪，不屑为奴偏自裁。
人谓我乱我更乱，无法之法法更严。
人说我黑不够黑，黑到惊心动魄魂。

这是石鲁的艺术宣言。这种艺术境界，确实与同期很多画家拉开了距离，展示了一种孤傲而深刻的艺术品格。

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理念，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具体解决传统艺术形式时代化这一重大而艰巨的课题，在理念和实践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

美术批评家程征评述道：

长安画派这一支国画新军大体是由两支力量组成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安是大西北的文化中心，许多画家聚集到这里，当赵望云1942年从四川来此定居之后，就成为西安画家的核心。随着全国解放，又一批国画家从解放区来到西安，他们较早接受了延安文艺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石鲁。

他们一个是杜甫，一个是李白。赵望云农村写生出身，一直实践中国画革新，关注民间疾苦，从不画非劳动者。石鲁天纵其才，具有系统的理论和所向披靡的独创精神。两位探险家都对长安画派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赵望云的画作《水区火塘写景》，全幅将山体切割成三块准几何形的灰色调大面，以路径云岚的白气间隔交叉，实在是出中国画古今布局之未有。笔墨的成熟足夺文人画传统之精髓，而景物的安排、气氛的把握、意境的创造却是完全独自受之于造化的，绝无依傍古人之痕迹。

晚年的赵望云，已经改变了他一生不以古人诗句题画的习惯，画作《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一画的画题，便出自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一诗的前两句。除却打破自己早年定下的不以古诗题画的规矩以外，他还借助于桃花园系列，深化了西北人文风土之美，并进而与他自己奠基却又并不满意的长安画派划清界限，进而复归艺术本体。

自1961年10月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在北京展出，被美术界誉为长安画派伊始，长安画派逐渐形成。从而，结束了陕西乃至西北绘画几百年来的沉寂和萧条，开创了中国画创作的新路。

追根溯源，长安画派来源于丰厚的长安绘画的历史积淀。长安绘画启蒙于西汉壁画，到隋唐五代涌现出如阎立本、展子文、李思训、韩滉、韩干、李成，宋代的范宽等一批绘画名家，载入了中国美术史。北宋迁都开封，南宋东移临安，原居长安的丹青妙手纷纷迁徙豫浙。长安绘画一落千丈，销声匿迹千余载。近现代涌现出的长安画派，是辉煌的长安绘画的历史延续。

长安画派的艺术贡献，在于给传统人文绘画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证实了绘画在新时代表现生活和直抒心灵的可能性，以山水画为载体表现了西北人的灵魂，开拓了中国山水画新的审美领域。长安画派的代表性画家，是为谦谦君子，和而不同，成就了个人不同的艺术风貌。

长安画派赵望云和石鲁，前者是奠基人，后者是旗手，二人有一个接续的过程。

赵望云是从民国走来践行艺术大众化的平民画家，早已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盛名。石鲁从延安到西安后，从版画创作再度转向中国画，他坦言：受影响的第一个人便是赵望云。

赵望云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全国办了几十次画展，申明要抛掉“四王”范式，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他曾在《大公报》连载写生绘图，冯玉祥为之配诗，社会影响很大。石鲁是二十岁时，为了绘画理想，逃婚从老家四川到了延安，在宝塔山下生活了十个年头，普及革命美术。延安使石鲁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艺术家。”他是延安培养出来的一位杰出艺术家，红色历史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

二人惺惺相惜，其友谊深厚甚至刻骨铭心，是凡夫俗子难以理解的。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由延安老解放区来的美术工作者与居住西安的画家们一起，成立西北美术工作者委员会。会上宣布了领导班子的组成，赵望云为委员会副主任。石鲁当场提出了异议，他说：“我们这是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主任应该由赵望云担任。”石鲁对赵望云已有了研究，对他的艺术成就非常肯定。石鲁多次给赵望云的册页题词，称赞赵望云是一个大画家，他写诗道：

蒙蒙雨露下甘霖，山川无处不生春。
操管如生称大作，清坛无不敬先生。

赵望云非常敬重石鲁。他是大画家，却带着二儿子赵振川拜石鲁为师。石鲁在赵望云去世后，亲笔写了挽联。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完全可以让子女送去，但是他让女儿搀扶着，拄着拐杖走了三四里，走一会儿就要蹲下来歇一会儿，亲自赶到灵堂与挚友做最后的告别。

之前，1954年4月9日《陕西日报》，发表了石鲁、赵望云共同绘制的一幅画《双松并茂》。这幅作品，应是他俩友谊的实证。可惜，这幅画因世事变迁而失踪，不知藏匿在哪位收藏家手里。

长安画派的形成，也是青春力量的绽放。他们有六员主将，1961年在北京集中亮相的时候都很年轻，其中五十五岁的赵望云年龄最大，三十八岁的方济众年龄最小。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团队，书写了一个美术传奇。

然而，这六个人的艺术归宿与对长安画派的认识，则不尽相同。

赵望云始终秉持长安画派直面现实生活的理念，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到去世，一直坚持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题。尽管到了晚年重病在身，笔下也在表现一种风骨，一种文人画的气韵，寻找一种飘逸的文化精神。似乎笔下更加写意，也有了空灵的味道，但他的艺术追求始终不渝。

石鲁到了晚年，重新修改印度写生的绘画，反复涂描了很多符号，观者似懂非懂。所绘之画没有一幅是精神病患者的涂鸦，而是一个思维健全人的创作。石鲁说长安画派的艺术主张是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他的笔墨发展得更深入更自如，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概括，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性的突破。

何海霞在陕西三十年，晚年回到北京画了大量的巨幅作品。他是张大千的入室弟子，对古典美术的理解认识则更深入。他晚年说，他画长安画派的画不自由，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绑着。到了北京便浪漫起来，泼墨描彩，表现了对大地山水的一种美好愿景。正是长安画派的写生经历，使他的画作跃上了一个独特的山水境地。

方济众所绘作品讲究笔墨，晚年系列画作《驼铃清风》，脱离了长安画派早期的风格，在色彩和构图上寻找一种独创的美术语言。康师尧和李梓盛创作勤奋，坚守初衷，笔下没有出现大的波澜。

黄胄、徐庶之是赵望云的入室弟子。黄胄1950年到兰州参军，因画作崭露头角到了北京，成就斐然，始终延续了长安画派反映现实生活的思路。徐庶之1951年到了新疆，始终反映的是新疆人民的现实生活，晚年返回西安。长安画派对他们的影响极为深刻，师承脉络非常清晰。

长安画派的画家们在受到社会关注后，也便会刻意地与长安画派兴盛时的笔墨拉开距离，笔下或多或少都有变化，渴望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在美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受长安画派的影响，成长起一大批杰出的画家，他们以宏大整齐的阵容在中国画坛频频亮相，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使陕西成为国画艺术的重地。长安画派这一艺术现象的兴起、形成和最后的归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得居功至伟。

巴山缠玉带 岚河起坦途

——『交旅融合看岚皋暨乡村振兴』主题采风活动侧记

记者 张妍 通讯员 党世龙

12月1日，由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岚皋县人民政府、岚皋县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的“交旅融合看岚皋暨乡村振兴”主题文学、摄影、视频作品征集采风创作活动，在岚皋县巴山珍稀植物园启动。

著名作家、市文联主席李春平，著名评论家、安康学院教授戴承元，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尹正涛，安康日报社社长王建，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主任袁朝庆等作家和岚皋县部分文艺工作者参加采风活动，岚皋县相关领导陪同采风。

活动仪式上，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尹正涛致辞并介绍，近年来，我市按照“完善机制、精细养管、城乡一体、交旅融合、助力振兴”工作思路，全力推进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截至2022年底，全市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27万公里，实现100%建制村通硬化路、通邮、通客车目标，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达到80%；“十四五”以来累计完成交通建设投资158亿元，改建县乡公路987公里，建成通村通组公路1046公里、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300公里、安防工程3145公里，持续健全完善“总路长+三级路长”管理体系和“一长三员、一长四员”公路管养长效机制，农村公路治理和通行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全市累计创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1个、省级示范县8个，创建比例达80%，位居全省前列。

特别是岚皋县委、县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交通运输工作，举全县之力推进交通运输建、养、管、运协调发展，县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提升，有力带动了区域农业产业、文化旅游、乡村振兴事业蓬勃发展，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和美岚皋”提供了支撑保障。岚皋县先后获评“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省级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样板县荣誉称号。

启动仪式结束后，采风团成员一起参观了岚皋县“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展，了解“四好农村路”省级示范县创建概况。同时，还参观了岚皋县物流园，了解园区主营板块、配套设施、管理团队、业务经营等建设情况，对一体化的电商快递协同运营模式和企业运行管理情况进行了交流。

下午，采风团沿G541前往陕西省十大最美农村路石门至懒哨台旅游公路、石门镇横溪古镇采风，并参观大河美丽乡村和“大河之尚”森林康养村。

“这次主题采风活动是推进交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宣传推介载体，旨在通过活动开展，充分发挥各位文化大咖们的博学才智，进一步总结宣传我市及岚皋县农村公路建设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亮点做法。”袁朝庆说。

岚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欧阳周菲表示，本次活动是对岚皋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肯定和激励，对于进一步激发全县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奋进的热情，提升岚皋县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巴山深处拓坦途 邵向东 摄